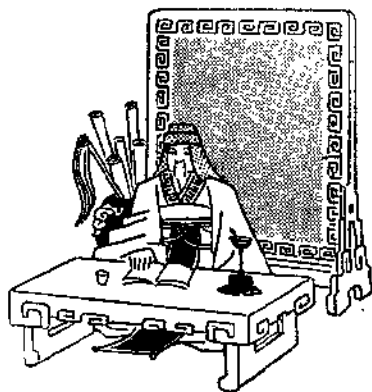


據曾氏
家藏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書札
(中)



第十八冊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新式
標點
會文正公書札 卷中

致官中堂胡宮保李中丞公函

啓者：安慶於八月初一日卯刻克復，除老幼婦女現在擒縛待訊外，餘并無一名漏網，差快人心。回憶九年八月，國藩行抵黃州時，老前輩執地圖見贈，指畫進兵之路，擊援之法，派兵籌餉之計，忽忽已逾兩年。今名城告克，仍不出老前輩初定規模。本年援賊大犯鄂疆，幾至因皖事而貽誤楚境，幸中堂堅守，親家厚援，不因鄂境極險之症，遽弛安慶垂成之功，危疑震撼，不少搖奪，卒得克此一城，裨益三省。且刻刻恰值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，國家中興之幾，庶有冀乎國藩已將大概入告，其詳細情形，務懇三衙、奏、不、鑒、賤、名、曲、部、意、爲、幸。狗輔諸援賊，聞有再犯鄂疆之說，務望早爲防備，或將全軍歸併成蔭，厚積黃州，力附如。

致左季高

七月三十日申刻，聞鮑軍豐城之捷，初一酉刻，聞安慶克復，復之，大局已定。轉機現微，催霍軍至贛水以東，追剿忠逆，俟撫州解圍，追至金谿，鮑公即可仍回潯皖，少與休養，請貴部接辦。迹一股，并趁勢將湖坊踞賊一併驅除，雖留防景鎮，尙嫌兵力單薄，然忠逆究非悍賊，得貴部五千人應了辦也。前商請麾下由廣德州直擣吳會後，查商嶺外寧國縣及涇旌等處，粒米難購，不特貴軍不能直攻廣德，卽凱章亦斷難分守寧邑。皖南進兵，由池州則以長江爲糧路，由廣德則以浙江爲糧路，今浙江糜爛若此，廣德一路應作罷論。目下仍請貴部援應徽、饒、廣三郡，將來甌泉兵到，請維師從池州下手，以擣寧郡，是否有當，惟乞裁示。

致季君梅

軍事倥傯，日處危機駭浪之中，久疏箋敬，悚仄萬狀。五月中閱邸抄，慘悉夫子大人錦堂棄養，世兄純孝性成，想哀毀柴立。又值亂離播蕩之際，致情一慟，殆慮危身。比來寇竄大事已畢，否瀛眷寓何處？詰嗣是否入京？烽火關山，音問阻絕。去秋七月奉呈一書後，久乏便羽。冬間金雲香師兄從事敵處，日謀與尊處通訊，且擬專足一行，以軍無利，處處道梗，卒亦不果。自十一月至今春三月，環祁門之前後左右，常有十餘萬賊，幾於無日不戰，無路不梗。自度殆無保全之理。祁徽甫定，而援賊麇集安慶，弟移駐東流，就近調度，相持數月，頃幸於八月一日克復安慶，痛定思痛，如慶更生。自承乏兩江，久無一旅入吳，衆議相營，內省亦疚，實力之有不逮，非志之敢或遺也。一俟江西湖北各股稍清，即當力謀東征，先圖白下。茲因金眉生都轉專員附輪船來至敵處，即託委員回滬之便，敬達蕪函，奉唁孝履，外託薛中丞代致東芻，不知可果達否？

覆左季高

日來欲請貴部接辦忠逆一股，正無定計。幸閣下素有特識，不致搖撼莫決。此間自安慶克復，多軍克桐城，水師克池州府，皆不戰而自潰。大約北岸之廬江無爲州，南岸之青陽銅陵，皆有瓦解之勢。惜兵力不能遽及耳。至於南岸大局，池州既克，無論攻寧國攻蕪湖，皆有進兵之路。惟侍忠二逆及閩汀數股，皆在金衢信饒一帶，江西之後患方長。閣下與鮑軍肅清信屬，驅賊出境，後應令鮑軍仍來江濱，而雄師屯駐廣信附近，保河口之蘆金，固江西之腹地，且俟餉源有著，積欠稍清，再圖進取，尊意以爲何如？

覆毛寄雲中丞

接奉惠書，併寄示疏稿，閣下於敵處二三賢者，聞揚不遺餘力，具此好善之誠，終收得人之報，梓里何福！備蒙洪鈞樂育，感佩無量。安慶克復，弟於初七日來皖，犒師池州，府城亦於初四克復，桐城、銅陵等縣，先後告克。捷書絡繹，方幸化險爲夷，大局可轉。忽聞鼎湖弓劍之痛，中外民生無福，邊此大變，天崩地折，攀號莫及。念我大行皇帝卽位一紀，備歷多難，無日不在憂危之中。去歲避狄遷岐，含悲忍辱，憂能傷人，遂損聖壽，此蓋巨子之隱憾，敷天之至痛。現於皖省設立帳殿，俟奉到哀詔，卽行成禮。此間各軍欠餉極鉅，又初克數城，諸務紛繁，以國恤重典，未遑料檢庶事。弟離京日久，思北上一修墳墓，又奉文停止叩謁，徬徨震越，若迷所從，知愛如君，何以惠示。

覆左季高

弟以初七日來安慶，十一日驚聞鼎湖弓劍之痛，因在安慶省城設次成禮，一面掃除帳殿，一面飭東流、文武均來安慶，齊集哭臨。乃北風大作，八日無一來者，而帷幕粗就，弟甫於今日成服，擬在城內，則用地方官禮制，一出城則用軍營禮制，奉旨停止叩謁梓宮，擬專送進京，具摺恭慰聖孝，並代兄辦一摺。前後所奉部文及新主寄諭，茲專人送上。八輔贊政時事彌艱，而吾輩適當重任，深用惶懼，但祝如世聖兩廟，冲齡踐祚，七豎無驚，則中外蒙福耳。潤帥病聞有轉機，黃梅宿松廣濟二縣次第克復，黃隨兩城必可速下。此近日可欣之事。浙事日棘，力薄實難兼顧。廣信河口之間，必無寧日，恐需貴部留二千於景鎮，而閣下親率八千開重鎮於河口附近，乃能屏蔽江西。鮑軍非不強勁，微嫌騷擾於河口腹地，不宜擬令其由池州進規寧郡，而凱軍分三營兼守婺源，是否穩妥，卽祈詳示。正封緘間，又接中秋日復書，具承所示敵處久不接鮑公信，屢次函牘令其追賊至河口，廣信肅清江西，不知照辦否。來示停頓蓄勢，重與整理更換，然後制勝，有本至當之論，謹當遵循不謬。浙江不能併力，一向終無了日，亦至當之論。惟目下力量實做不到。南岸須兩枝大兵，一鎮駐廣信河口一帶，專備忠侍及閩逆三股，以保障江西之東北；一由池

州進規寧國，專備楊黃劉三股，以作備休養鎮之聲援，而合安慶池州之屬勢。東路大兵，決不可少，且不可薄。現擬以鮑赴池寧，不知何日可到，請公鎮駐廣信河口，甚虞單薄。若蔣魏皆來，公力日厚，或可分兵援浙，目前實有承邊承示名論，具仰公忠，鄙見有難遽從之處，請再反覆商榷，務歸至是。

致吳竹如

弟自移駐祁門，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。徽寧失後，環祁之四面，常有十餘萬賊圍繞，更番互進，扼我糧道，幾於無日不戰，無路不梗。又別有數支，竄擾江西，連陷二府十餘縣，竄擾湖北者，連陷二府十餘縣，三省震驚，餉源盡絕。自問大局決裂，無復倖全之望。惟堅持初議，不肯弛安慶之圍，以與該逆力爭此關。仰託聖主威福，五月間，賊調悍黨赴援北岸，乘勢克復徽州，而事機遂轉。七八兩月，連克安慶池州桐舒廬江銅陵等城，湖北僅剩一城未復。江西亦將全數肅清。於極危之後，得此極順之機，方深幸慶。不意鼎湖弓墮，地拆天崩，不知中外臣民，何以無福若此。東南慘劫，恐無了日。日本擬北進廬州，南規寧國，因大喪之變，又值餉項太絀，湖帥病重，難遽進兵。只求根本重地，七邑無驚，江介諸軍，自不敢不努力以圖之耳。

覆倭民峯尙書

七月初奉到十年冬月惠書，不知何以遲滯若此。事國之失，奏中所請優卹之員，厥後查出，尚有未果殉難，儉活草間者。惟世兄定計已早，大義凜然，當城破之時，雖未接敵處調赴祁門之札，而業已得皖南道缺，另放有人之信，乃不急求卸事，出城伴全，甘蹈白刃，以完名節，既無愧於庭訓，彌有光於國史，可敬可法。老前輩其可以無憾矣。自徽寧并失，皖事大壞，江楚亦危，祁門四面，常有數十萬賊，耽耽環繞，又分數支，上竄江南，湖北凡四府二十餘州縣，

皆陷。自去冬至今夏，幾無日不戰，無路不梗。幸堅持初議，不弛安慶之圍。五月克復徽州後，事機漸轉。八月間連克安慶、池州、舒銅陵各城，而江楚所失府縣亦次第收復，大局正有起色。方深慶幸，忽聞鼎湖弓墮之變，中外痛駭。豈天心尚未厭亂耶？但求根本之地，亡體無驚。江介諸軍，自當努力以圖。寧國者克，當先覓世兄忠骸，專函奉報。

致胡宮保

聞成武臣軍擊敗狗黨於上巴河，而雪琴黃州來書，尚未說及鄂垣亦迄無明文，殊不可解。江西之賊，鮑公自解撫州圍後，跟蹤追勦，將貴溪、弋陽、湖坊、雙港、河口等處賊壘七十餘座，一律踏平，殺賊萬餘。廣信之圍亦解，江西指日可肅清矣。公自去夏惠撥霆軍，助勦南岸，正月之破黃逆巨股，七八月間之破李逆等股，公之福江、皖生，豈可以數計哉？後岑兄今日趁鄂視尊恙，有趙君、惠甫、烈文、常州、恭毅公之後，學問宏通，文辭雅瞻，尤精於黃氏之醫說。筱岑兄要之同行，侍亦浼其并診玉體，渠亦亟思瞻對大賢光儀。重陽前後，當可奉謁左右也。

覆左季高

大喪典禮，軍中僅大員素服三日，尚須於營外設次，其弁勇則照常辦事，不素服，不蓋印，不蓄髮。弟因現住省城，與學使府縣等官相處，故參用地方官儀制。公則以九卿治軍於外，宜全用軍營儀制也。鮑軍掃清湖坊、河口一帶，解廣信之圍，江西腹地肅清，此後餉源當稍寬裕。浙賊太多，回竄江西，乃意中之事，必至之勢。廣信、河口一帶，不得不煩閣下鎮駐其間。霆軍紀律不嚴，若久駐腹地，恐商賈不願出其途，反於釐餉有損，故惟貴軍最宜耳。弋陽、距鉛山、貴溪、興安，皆在數十里之內，距雙港、河口、湖坊、港口，亦不出數十里，與廣信呼吸相通，似是適中之地。大霧是否應駐弋陽，乞裁示。蕪泉到後，尊處即可分兵援浙矣。目下且保全江西善地，壹意與民休息，俾丁漕釐務三者，皆大

有起色，次第清償欠餉，庶收士馬飽騰，羽毛豐滿之效。黃州克復，隨州亦必速下，湖北肅清後，亦宜息民裕餉，以清積欠。聞帥久無信來，不知迭聞捷音，病可稍減否？正封緘間，接湖北信，胡宮保於八月二十六日亥刻去世，痛心之至。赤心以憂國家，小心以事友生，苦心以護諸將，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？奉旨以李希菴暫署湖北巡撫，因查調帥請開缺一摺，薦之自代也。

覆周壽山文任吾

頃奉來緘，知胡宮保於二十六亥時仙逝，痛心之至。愛國之誠，進德之猛，好賢之篤，馭將之厚，察吏之嚴，理財之精，何美不備？何日不新？天下寧復有逮斯人者耶？附身附棺，得閣下妥爲料理，自必誠信弗悔。此外諸事，亦不過於耗費，以符潤帥晚年醇樸之指。外間奠金，概存積爲箴言書院之用。書院諸事，鄙人當與希菴中丞主持一切，倘有餘貲，則惠及胡氏宗族，以佐書院所不逮。國藩前批書院條約時，亦曾略引其端，不識潤帥曾別有布置否？靈柩還湘，應請兩君護送。如族黨有更需潤澤之處，卽早爲籌及。在鄂預定一切，到益陽後，兩君自措置裕如矣。

覆李輔堂

接八月二十五日密緘，並二册三單，丁漕減收一案，敬悉。條理之精密，斤斧之宏豁，深合截亂更始之道。鄙人去歲建議，初願不到此，佩仰無既。札稿悉依原本，示稿略爲刪改，期於簡明。惟此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，民有停捐之樂，又得減價之惠，或可踴躍輸將，官不以停撥款爲德，而但以減丁漕爲怨，必且多方撓阻。請閣下於擬捐節壽漕規等項，嚴行禁止，俾大利歸於州縣，而敵處於抗違新章，征解不力者，參劾一二員，則事不勞而自集矣。先此密復，容日再有公緘奉達左右也。津貼之項，自以防兵征兵各半爲妥。日內聞國制與胡宮保之喪，意緒慘慄，或徹夜不

能成寐幕中又無一友相助諸事停閣寸心歉仄

覆李希菴中丞

得潤帥先逝之信，傷痛不能自己。憂國之誠，進德之猛，好賢之篤，局量之宏，吏才之精，不特爲同時流輩所不逮，即求之古人，實亦不可多得。國藩自開國師，獨居慘慄，怒焉如撻，重以潤帥淪謝，惘惘如有所失。身後之事，除附身附棺，必誠必信外，似不必過於侈費。箴言書院未竟之事，國藩與閣下當代爲主持一切，仍請任吾壽山送回益陽，綜理密徵，所可爲潤帥慰。且爲吾黨共慰者，渠於九年秋建議攻勦安慶，猶及目擊皖城之下。本年鄂疆連陷二府，十餘州縣，猶及見其一律收復。族黨皆沾其惠，書院澤及一邑，所薦閣下暨丹初廉訪，忠諒宏濟，義渠亦廉正君子，付託得人，有古大臣德被數世之風。逝者有知，應無遺憾。閣下料理鄂事就緒後，仍望東來會商一切。國藩意緒蕭瑟，體日孱弱，實難獨支。

致毓中丞

昨奉覆一緘，言左軍宜駐廣信河口一帶，以固東北藩籬，諒鑒鑒照。近日各軍，索餉紛紛，啼飢號寒，安慶一軍，進攻無爲州，士卒以無衣爲訴。徽祁各軍，因饒釐不敷買米之用，并以無食爲訴。鮑軍相距過遠，弟不暇照顧，立有決裂之虞。江西蹂躪太廣，釐捐固難暢旺，丁漕亦多請蠲緩，看此光景，征收斷不能踴躍。計惟有減價征收，一新百姓之耳目，或可迅速徵解，稍濟眉急。輒擬雙銜札稿一件，告示稿一件，並刻印告示，專差賈呈，即祈閣下會印後發交司道檄屬張貼。咸豐六年餉絀異常，七月間議減南昌之漕，每石價三千文，其後八月，輸將極爲踴躍。今漕價仍照南昌六年之例，地丁一正一耗，定爲二千四百文。在百姓雖所減無多，亦必感激樂輸。在州縣則所得較少，或者觀

望沮撓。求開下一力主持，嚴懲梗令之人。弟亦擬參劾一二，以爲奉行不力者戒。聞今年賊過之處，搜括甚於往年，卽減價收課，尙恐艱於完納。請閣下飭藩司大張告示，將捐輸一概停止，稍寬民間之力，並請停止攤捐漕規等項，稍寬州縣之力。庶幾用其一緩其二，今歲丁漕，不至竟歸無著也。

覆李希菴中丞

潤帥之逝，中外知與不知，同一感愴。而閣下與鄙人，悲慟尤深。殆以其事最久，甘苦曲折，動忍困橫之故，相喻有獨微者耶？來示所陳三端，切當不易。台旆若不共圖東征，不獨鄙人孱弱，難支此艱大之局，亦非潤帥夙昔之意。惟舉人接手一節，則斷不可以太驟，似應仿潤帥之例，掇鄂撫之篆，勦皖城之賊，暫駐英山太湖等處，遣將分道進取，待廬州克復後，台旆東下，再行薦舉，尙不爲遲。不審卓裁以爲何如。此間爲無餉所苦，五萬餘人，僅恃江西釐金，實難久支耳。

覆官中堂

胡宮保仙逝，傷哉斯人！大星遽隕，愛國之誠，進德之勇，好賢之篤，治事之敏，用兵之精，理財之密，不特爲時輩所罕見，卽求之古人，恐亦不可多得。閣下與之親如手足，和如鐘球，不知傷痛奚似？告終之疏，想早拜發。此間亦擬另進一疏，俟得讀尊處摺稿，乃就其未及者而拾遺陳之也。安慶各營已進廬江，聞無爲州與三河守禦甚固，現派陸兵坐船，同水師進攻泥汊。如該處能破，庶無爲糧路可通。否則難遽薄州城之下。多軍回桐後，宜由舒城進攻廬郡，南有無爲一路勦兵，中有舒廬一路勦兵，閣下與希帥須另籌英霍一路防兵，然後皖之氣勢可振，鄂之藩籬可固，諸祈卓奪。餉項日內大繼，安慶各營以無衣爲訴，徽祁各營，并以無食爲訴，良不知所以善其後。

覆汪梅村

鄉團實不足禦大股之賊，其紳董之爲團總者，尤難其選。賢者嘆盡辛苦，終不能以制賊，則費力而不討好，不賢者則借團以斂費擾民，把持公事以敝處，選營官統領之難，知他處選團總之尤難也。貴縣此後辦團，鄙人不敢主持，亦以無人之故。

覆毛寄雲中丞

此間自克復安慶後，連克池州、銅陵、桐城、舒城、廬江等郡縣，而湖北、江西兩省，除隨州一城外，一律肅清，可謂至幸。而乃遭鼎湖、弓劍之悲，又值潤帥人琴之感，近事之可欣可慰者，不足爲喜，而反足以增無窮之悼痛。念我大行皇帝臨御寰宇，十有二年，無日不在艱難危懼之中，今事機甫轉，而安慶遽音，不能早達甘泉，博天顏之一喜，此先皇之隱憾，亦臣子之至慟。胡帥用一廢爛棄棄之鄂，締造支持，變爲富強可宗之鄂，卽謀皖之舉，亦自胡帥出謀發慮。今皖事稍有基緒，而斯人云亡，蓋臣苦心或不盡白，撫今追昔，能不怛傷。現請文任、吾周、壽山兩君，送回益陽，料理一切，仍求閣下俯屬沿途照料。其箴言書院未盡之事，弟當與希菴二人，代爲主持。潤帥之整飭吏治，全在一破除情面，著誠去僞，八字。側聞閣下新政，不動聲色，移宮換羽，力量不減潤帥，而關係尤爲重大。來示「浮僞便佞，名實兼收」二語，蓋亦鄙人夙昔所深惡。曾子作林秀山殉難碑中，微露其端。今幸千里合轍，其符契，又不止如庶鄧兩營未雨綢繆之說也。惟方伯會辦東征局，務茲已備札寄去，并咨達冰案。接邵文知閣下已真除湘撫，爲敝鄉幸，爲同譜慶，卽爲東南大局稱賀。舍弟於初二日進兵，先紮廬江，以固安慶藩籬，其無爲州三河等處，該逆守禦已固，恐難猝得。待多軍進攻廬郡，或須另辦船隻，先清巢湖水面，乃可克傍湖三城耳。

覆多禮堂都護

貴部追勦竄賊，奔馳千餘里，酷暑驟雨，辛苦迥異尋常。閣下薰勞過久，又加潤帥仙逝，傷悼之餘，玉體違和，尤深廬系。應請加意調攝，珍重柱石之身，以肩艱大之任。貴部士卒，亦應大爲休息，傷者病者，次第換補，庶幾銳氣常新。桐城舒城，是楚省最近之門戶，亦是皖北必爭之要區。四營六營，附守之兵，已嫌其薄。此外進勦之兵，尤覺太單。應請暫不進兵，以數營駐防舒城，其餘全軍，皆駐桐城。如或舒城有急，可以策應。即舍弟廬江有急，亦求閣下就近策應。上游如成武臣上巴河一軍，蔣之純黃州一軍，應以一軍防守英霍一路，以一軍進駐桐城舒城，騰出閣下兵力，進攻廬郡。若桐城別無替防兵到，貴部不宜遽動。鄙見如此。閣下以爲然，則即日函官李兩帥，請於成蔣中抽一軍來桐舒也。來示以潤帥長逝，貴軍俱形掣肘，似不必慮。閣下勞苦功大，倍於他將，遠近所共知。不特官李二公，欽佩有素，必不忍閣下掣肘。即國藩目睹時事之艱，思於台端同舟共濟，亦不敢不竭力護持也。

覆彭雪琴

皖撫一席，各營及委員，均願台端簡擢，以期水乳交融。閣下塵視，軒冕夙具，雖有榮觀燕處，超然之致，本國藩所深知。第天下滔滔，並無清淨之境，可以枕流漱石，苟藉尺寸之柄，可少行救民之政，似亦不必固謝。待台旆到皖，奉到諭旨後，再行熟商一切。九舍弟於重陽日抵廬江，擬出江邊，打破泥汊賊牆，再進攻無爲州。季舍弟守樞陽，今日回皖，病新瘳也。春雲肅清江西全境，仍回省垣，擬調令由池州進攻寧國。狗逆已至三河，恐廬江近日或有戰事。

覆官中丞

頃奉惠書以弟忝附驥尾，晉秩宮銜，遠辱獎飾，只增慚悚。舍弟謬邀殊恩，則由大疏夾片，安獎異常，以致叨竊非分，尤深惶懼。壽州危急，欽奉寄諭，本應撥兵往援，以全大局。惟舍弟廬江一軍，現與四眼狗三河鉅股相持，僅隔六十里，又有無爲集縣之賊，兩面窺伺，多公桐城一軍，擬以全力進規廬州，爲合圍金陵之地，均難分撥。上游貴州巴河各軍，如何分合，弟不深知。惟就鄂省藩籬言之，襄樊須有一大支，以防捻匪；德安須有一小支，以防信羅英霍。須有一大支，以防六安桐舒。須有一小支，扼守門戶，俾多軍得以放心前進。計現在鄂中兵力，籌此四支，尙可敷衍。若進六安，力已似有不足。若進三河尖及壽州，力則更有不足。弟昨與多都護往返兩信，已言鄂兵難赴六安。如鄂中能籌出一支勁旅，由霍山直出六安，則既與寄諭之旨相符，又與多公之信相合，上之上者也。如其不能，霍山一支亦不可少。且須善守之將，免蹈余際昌覆轍，并請由尊處主稿，掣列敝衙覆奏。至懇至懇！

覆左季高

援浙之兵，不可少，弟雖至愚，亦自深知此義。惟敵處別無多軍，公所知也。鮑公能戰而方略實非所長，亦公所知也。春霆未赴江西之先，已訂定只能救援南昌省城一帶，即求仍調回江濱。弟與之約，極遠不過至河口而止，故渠至河口後，不待調撤之至，即徑自引師回省。在春霆之意，蓋慮一入浙境，則銀錢子藥米糧，均無人應付也。冒暑奔馳，傷病太多，宜急回休息也。積欠太久，兵勇窮苦，宜急回索餉也。各營皆有船隻在江，歷年轉運如意，且多有家眷，公私兩便也。在國藩之意，即慮春霆一入浙境，面面皆賊，全無方略，四顧失措，不足救浙，適足害鮑也。故弟之調霆軍由池州進寧國者，俯順鮑意。水次轉運者四分，保全江西，屏蔽饒景者四分，進至寧國，掣分浙賊之勢者亦二分也。鮑既不能由衢州入浙，則東隅僅有閣下一軍，僅此七八千人，援浙保江，不可得兼。故弟爲舍浙守江之陋策，請閣下開重鎮於廣信河口之間，極知以浙委賊之非計，特無可如何耳。若大力能毅然援浙，而又不至偏賊回竄，江

西則請台旌，竟爲浙中之行，仍求蔽護。廣信撫建一路，若江西再遭蹂躪，則弟與閣下之餉源斷矣。敬乞卓奪施行。婺源不撤防，景鎮不留兵，所見自勝於弟。萬餘兩之商，日內當報命也。

覆左季高太常

霆軍之騷擾，弟久以爲慮。方在盛名之際，雖再三戒飭，春霆卽稍傲恣，弁勇皆驕矜，不知儆也。該軍無方略，不宜遠征，其患猶淺。惟無紀律，不宜腹地。其患至深。台麾將移駐廣王之交，兼顧婺源，自必準乎地勢之至當。弟於他軍，尙不肯遙制，况閣下乎？擬卽奏明大憲，開府於信州。凡江西之饒州、廣信、皖南之徽州、廣德各軍，皆歸閣下節制。卽由尊處奏報。庶調度較捷，呼應較靈。自度力可援浙，卽由閣下就近派將往援，利則愈打愈遠，不利則收回信州，亦可伸縮自如。特此奉商閣下，如以爲可，覆信一到，敝處一面具奏尊處，一面調發。如昔年公居湖南之幕，勦江西之賊，公家之利，知無不爲，免致與弟面商於千里之外，動失機宜也。貴軍餉項，鄙人刻刻不忘。弟前與少荃、黼堂、定丁、漕減價章程，漕米每石完三千文，地丁每兩完二千四百文，茲將札稿示稿咨達冰案。黼堂既竭力辦減價一案，期於必行，又以貴部欠餉太多，思在廣信設法清補，於是函商敝處，請於信漕新章三千之外，再照各縣向來頭折之數，以錢易銀，加收若干。如上饒向來頭折五兩九錢，今年則收五千九百文。雖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，似有向隅之歎，而較之廣信舊例，已減四千餘文，仍不失曠蕩之恩。若果如此辦理，於貴軍餉項，良有裨益。第弟與中丞會銜告示，業將三千定爲通例，偏貼各處。信州士民，豈無聞見？獨增二千九百，不知辦得動否？閣下接黼堂信，後如何區畫，望賜詳示。此間舍弟一軍，由廬州進攻無爲州，聞已克復。多公尙未進兵，四眼狗現踞廬郡，分黨防守，三河潤帥靈樞，聞於二十六日旋湘。此公憂國之誠，進德之猛，好賢之篤，取將之仁，察吏之嚴，用兵之奇，理財之精，令人意思愈勵。昨寄一聯，不能道其萬一也。

覆李希菴中丞

摺件讀過，貴恙乾咳心悸，想係憂勞所致。比稍痊復否？向每謂沈悶，非養生所宜，乃以潤帥之軒昂豁達，亦復不登中壽，則知命之修短事之成敗，名之顯晦，皆有冥冥者主持。吾輩但求大德不甚踰閑，此外正當委心任運，淡泊相遭。閣下勸我寬懷，僕亦願閣下曠然自適也。無爲州克復，多軍若能進廬州，則三河巢縣似俱不難得手。惜禮堂近日多病，又漸與捻匪苗練相接，孤軍不敢深入。舍弟一軍，亦宜不再進。多軍既不能直抵廬郡，則鄂軍自難往援。壽州應請中堂主稿復奏。國藩曾有兩信奉商，非諉也。江北之事，本應由揆帥作主也。

與朱雲崖

將各事細說一編，使我一一如目覩，極好極好！以後望常常如此。勇夫極勤，至有菜出賣，則平日安本分可知。總之，吾輩帶兵勇，如父兄帶子弟一般，無銀錢無保舉，尙是小事，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。個個學好人成材，則兵勇感恩，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！

與唐桂生

操技藝之外，須常常操練隊伍。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，若多鮑兩軍，則大操隊伍之時多；又多軍於大操時，不在校場平地，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，如隊伍不亂，則真不亂矣。閣下以後操練，宜學多公也。待勇不可太寬，平日規矩，宜更整嚴，庶臨陣時勇心知畏，不敢違令，至囑至囑！

覆官中堂

一、壽州被圍緊急，兩奉寄諭，令撥兵往援壽州，爲長淮關鍵，本不可失。苗練叛黨，尤不可令其得志，自宜急往救援。聞苗逆畏楚師如虎，我兵縱不能直抵壽城，但能進駐六安，苗黨必望風遁去。閣下與希帥撥二十二營，赴霍山，多都護亦擬派十營助勦，總以直駐六安爲妙。一到六安，不特壽州生靈立可保全，卽廬郡狗黨亦易攻克。請閣下與希帥力籌此舉。弟前恐由霍赴六安轉運太難，故請鄂中撥一支人進守舒桐，以便多公騰出全軍進攻廬州。今曾處能籌重兵，直抵六安，尤爲上上之策，不必另撥人來桐舒矣。

一、淮鹽本應由弟認真辦理，而現在江路梗塞，實有鞭長莫及之勢。故雖接鹽政印信，而於釐務仍不甚厝意。前此厲伯符兄詳殷商等，願領票赴淮買鹽，其時弟不甚願，蓋有二層：一則民船不能直穿賊中而過，必須借洋船拖帶而行，和約中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，今既借彼船以護運，則端自我開，我既引虎入室，彼將壘斷獨登，其不便一也。敵處所設大通華陽鎮湖口各釐卡，專以鹽爲大宗，今欲概行免去，而僅以水師之百斤三文勾掃一切，上游則鄂中獲利較厚，下游則淮揚完釐如故，獨中段免釐，敵處坐失眼前之利，其不便二也。有此二端，弟不敢附和，而又不便諫阻，僅於伯符詳中批飭，不准免釐而已。厥後薛中丞亦會敵銜出奏，暗中亦用洋船護運，而外諱其名。弟覆金運司安清緘中，亦將此兩層剴切言之，云洋船不宜護運，敵處不肯免釐。伊欲請弟商之閣下，將楚皖各散釐卡歸併一處，整完一款，弟亦未之許也。今閣下欲令弟自行專主，不可任他人爲之，弟因前此不便之兩層，本不願專主此事，而下游如袁如都如巴如王諸軍，皆極窮苦，既不能代彼籌餉，又焉能禁彼抽釐，斯又不能專主之事也。必待江路大通，庶幾利權歸一目下棉力，實有所不逮，尙希鑒亮。

一、洋人多買民船，裝載百貨，運起下游，壘斷獨登，不完釐稅。弟令安慶卡員扣留二十船，曾經咨達冰案。昨上海來一兵船，攜有英國水師提督顧信一函，詞意不遜。弟恐因此極小之事，肇生衅端，即將扣留之船放去，覆信亦咨達冰案。民船用洋商旗幟，不完釐金，實與軍餉大有妨礙，應請閣下於此事大力挽回，無論洋人或買或雇，但係民

船均須一體完釐，如恭親王不肯主持此事，亦請閣下設法辦理，弟必竭力護助，勞怨均不敢辭。
一、運漕餉既已攻克，則金陵米糧必由之路，已爲我截斷矣。惜舍弟一軍分守六路，不能再行進取，機會可惜。又缺餉太多，欲求算處再濟五萬金，不知可否，至懇至懇。

致李希菴中丞

潤帥奉旨入鄉賢祠，揆帥奏中所請入賢良祠之處，未蒙俞允乎？東征諸軍，皆潤帥一人維持，朝廷或未深知。箴言書院，究尙欠銀若干求查示。鄙意奠儀先儘書院用之，齋房宜宏壯，膏火宜優裕，以慰潤公九泉之靈。其次則分惠胡氏宗族，以補書院之所不逮。又其次乃歸陶夫人及誥嗣私家之用。潤帥本有恆產，私用當不至空乏，設有不贍，國藩與閣下暨左彭諸君，從容濟助，尙不爲遲。揆之潤帥先公後私之素志，似以書院爲重，閣下以爲何如？

致鄧寅階

小兒輩久坐春風，歲異月新，感荷實深。明歲仍求設帳敝齋，俾兒輩有所成就，至禱。至懇。試帖詩館閣中所極重，國朝推吳穀人先生爲第一名家，其詩無美不備，弟尤愛其詠史詩，與七十二候詩。閣下近年爲小兒講解通鑑，請卽於通鑑中出題課試帖詩，三八課期以外，另添一六課期，三八以通鑑題爲試帖，仿吳穀人氏詠史之作，一六以寫景題爲試帖，仿吳氏七十二候之作，二者并進，則宜古宜今矣。

覆左季高太常

羊棧嶺之賊，仍是劉古賴諸逆黨，一擊卽退，非大股悍徒也。張軍駐紮之三營，既已回徽，貴部四營移駐華埠，尙

可兼保婺源。惟景德鎮實係要區，屢爲該逆盤踞，想至今垂涎不忘。現已會同齊奏，將饒信防務，概歸麾下綜理，若能少籌數營，久駐景德鎮，更爲無隙可乘。樂平錢漕之案，已會同中丞咨請尊處就近嚴辦，其廣信七屬丁漕，概歸尊處提清欠餉，中丞亦已咨復無異辭。浙事似日不支，寧紹向出銀米爲省城所資以生，今蕭山西興江爲賊所占，糧路已斷。杭城有坐困之勢，雄師縱能星速往救，已爲嚴州蘭谿等賊所隔，況又萬不能速耶？慶制軍奏請麾下入浙會剿，俟奉寄諭時，弟當代奏陳明，兵單餉絀，能往而不能速之故。閣下亦宜將入浙固江規吳之本計，自行奏明，進退遲速，皆須閣下自作主張，不可因人牽率，致撓大計。朝廷亦決不以進兵稍遲，而撓公以從閩也。祭潤帥文，愈讀愈妙，哀婉之情，雄深之氣，而達之以談詭之趣，弟亦具一疏，略達年來敬愛潤帥之忱，想邀鑒照。

覆左季高太常

杭垣四面被困，米糧已無來路，似難倖全。而徽中探報，則謂杭州官兵，每戰必勝。春霆進攻寧國，本是最要之區，然探稱羣賊聚於青陽涇縣等處，似不能直薄寧城。且春霆處四面受敵之地，弟終不甚放心。渠往年屢破狗舍，係與多公合謀攻之。今年破虎會，係與閣下合謀，猶未嘗獨當一面。至追逐忠逆，係將逸之寇，本不復戀江西矣。狗舍援浙，舍貴部無可恃者。然僅此不滿萬之兵，內顧江西之門戶，外隔數重之寇氛，倉卒焉能達杭。杭倘不守，湖州上海豈能獨存？東南海濱，該逆聯爲一片，思之憂悸。三河之賊，無故遁去，不知與廬郡賊目不和耶？抑別有詭計耶？舍第一軍，分守安慶廬江樅陽，無爲漕運東關六處，本嫌其單。今又當撥守三河，殊恐疏失。多公久不進兵，似因克皖一案，功高賞薄，不無遲疑。潤帥若不病，則疏內必特表多公之勞矣。潤帥之勳，不過半年，後人當愈知之愈思之耳。張裨園一軍，既歸閣下調度，請常申儆而稽核之。凱章不在營，諸將皆與等夷，慮日懈弛也。

覆左季高太常